

观察

价值与快乐

吴忠平

夏日午后,天气闷热,我从外面回来,走得汗流浹背。进村时沿着路旁沟渠边走,我见沟里的水都快晒干了,只有一小段有水,水还比较深,大概可没到我膝盖,水里有不少鱼虾在上蹿下跳,水面上漾起一个个小波圈,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乐趣。

童年时代,我常同小伙伴去小沟渠里捉鱼虾、玩水,其乐无穷。后来去外地读书,又在外地工作,就再没去捉鱼虾了。

兴趣来了,热和累一下无影无踪了,我跑回家,拿了一只塑料桶、一只菜篮,先在沟渠的一头挖些泥土筑条小堤,这样舀出去的水就不会倒流进来。筑好小堤后我就开始舀水,舀了半个多钟头,舀得腰酸背痛,水要干了,可以捉了。我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捉住丢进菜篮里,没有大的,都是小鱼小虾小泥鳅小黄鳝,捉完了我掂掂菜篮,大约有一公斤。我兴冲冲地拎着篮子跑回家,妻见到我笑得直不起腰。

我疑惑地问,怎么啦,身上弄得脏脏的?

妻笑道,你看看自己,弄成什么模样了?满身满脸都是泥浆水,成了个大泥人了!这点猫鱼值几个钱?何苦来哉。

我进卫生间冲洗干净,换了衣裳出来,笑着对妻说,这点猫鱼是不值几个钱,但在舀水捉鱼过程中,那欢快与乐趣不是钱能买到的!

妻听着,也没说什么,只忙着做她的事情。没一会儿,好似被我的话触动了,冲我点头说:你说的也是,就像我前几天,从衣橱里翻出来一块花布,比比身够做一件短袖衬衫,便心血来潮,自己动手做起来,先在布上用粉笔画线,改了又改,最后满意了,才动刀剪,弄得汗流浹背。剪好了开始缝,缝好了,不满意又拆,拆了又缝,整整做了两天才做好。做好了也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短袖衬衫,买的话也不值几个钱,然而在做的过程中,特别是完成时,没有亲自做过的人,是绝对感受不到这种欢快的滋味的!

闲情

酒瓶插花

赵盛基

妻子喜欢插花,不管是人家送的,还是野外采的,或者自己买的,她都会将它们插进瓶子里,摆在窗台上、矮柜上,让它们招展美丽的容颜,装点室内的色彩。

其实,妻子是个伪花迷,很多花她都叫不出名字。我取笑她,她并不在意,而是振振有词地说:“管它叫什么呢,看着它漂亮、开心就行。”还真没错,每天喷水、剪黄叶,不厌其烦地照顾那些花,她是真开心。

虽然喜爱那些花,可她并没给它们多好的待遇,甚至从来都没给它们买过花瓶,而是用空酒瓶冒充花瓶。不过,也不能冤枉她,她挑选酒瓶还是有讲究的,普通酒瓶入不了她的法眼,只有外观漂亮、造型独特的才会被她选中。还别说,被她选中的酒瓶很像花瓶,不知情的人一时还难以分辨出来。我不屑道:“你就不能买几个真花瓶?”她却说:“我养的是花,不是花瓶。花都不在乎,我还在乎什么?”

一天,她的好友送来一个精美的花瓶,装在精致的盒子里,一看就很贵。我心想,她终于有高级花瓶了,那些花也该提高待遇了。谁知,她并没用它插花,而是将它放在了博古架上,当了装饰品。

我不解地问:“怎么不用它插花?”

她反问我:“你见过谁家用这么高级的花瓶插花了?博物馆里那些花瓶不都是藏品吗?没有一个用来插花的吧?”她有点强词夺理,但说的是事实,我无言以对。

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,越是名贵的东西越不舍得让它们发挥原有的作用,而是珍藏起来,或者当作装饰,供人观赏。



世相

候鸟式晚年生活

天潼

同学大刘是个低配版的“房叔”,前些年先后买了4套房。原以为实现了基础版财务自由,不料近一年多房价暴跌。他的房子地段都不好,跌幅远大于平均值。更糟糕的是几乎没有潜在买家,真正想要出手,恐怕得在评估价基础上“打骨折”。

大刘后悔以前不相信“房住不炒”,如今炒房炒成了房东。不过今年春天,刚办完退休手续,他又买了一套二手房,小二室一厅,位于云南曲靖。他说这回抄到了底,房子位于繁华地段,每平方米大约五千元。而且的确是刚需,六月底,大刘夫妇就搬去住了,打算十月中旬再回来。此时大刘很是嘚瑟,每天在朋友圈里风轻云淡晒他的凉爽生活。当地偶尔高温也只30度,风景宜人,他们每天早晚散散步,十分惬意。

在朋友圈里嘚瑟的远不止大刘,不少亲友都先后在一些夏季凉爽的地方买了房。每到酷暑时节就去住两三个月,通过对比都深有体会,空调房里的夏天是憋屈的。真正健康的夏季生活,是到户外随意呼吸清凉的新鲜空气。

见贤思齐,我也有了以后异地度夏的打算,不过我不准备买房。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,现在大刘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,每天都很兴奋,等明年、后年,连续去几次以后,感觉就麻木了。我计划租房度夏,每年换一座城市,这样不仅可以维持兴奋喜悦的心情,还可以多了解各地风土人情,增长人生阅历。

也有一些朋友对这种候鸟式的晚年生活不以为然,有位朋友说等他们在外地得了重病,就后悔莫及了。他觉得大城市毕竟集中了优质医疗资源,那些边远市县里没有像样的大医院,一旦突发重疾恐怕只能坐以待毙。以前我也觉得他的忧虑不无道理,不过,去年我母亲去丽江避暑发生了意外,腿部骨折,在当地医院手术后,如今基本康复了。所以小地方也在快速发展,我们不能以静止的眼光判断其方方面面。

“我追求的是有质量的长寿,真要得了疑难杂症,要靠一堆管子、设备维持生命体征,还不如不治身亡……”大刘说出了他的看法。我也是这么想的,不打算坚守在大医院附近,只为刷出个长寿数据。

那些夏季凉爽之地,许多属于以前的“老少边穷”地区,我们去那儿避暑,从宏观角度看,也是在扶持当地经济。既然利他也利己,何乐而不为,酷暑来临,如果有条件就出发吧。

遇见

小善清心

陈鑫

盛夏。吃过午饭,奉爱人之命到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快递。说实话,要不是因为买的是生鲜,暑天不宜存放过久,我断不会选择在大中午外出。

短短一段路程,我这个大男人竟如狸猫般想方设法贴着阴凉地前进,尽可能躲避着头顶肆意的骄阳。

走到车棚旁的绿化带边,赫然发现这会有几个人正躺在树下的草坡上,看样子是在休息。

他们的年龄五十来岁,肤色黝黑,身材精瘦,都穿着绿色的短袖衫,一眼就能认出是小区物业的工装。一旁整齐地摆放着铁锹、橡胶水管,以及几只饭盒和水杯。

中午的阳光强烈,虽然有树荫遮挡,还是亮得晃眼,有人索性把草帽遮在脸上,以求片刻安稳的小憩。

其中一个人发现了我,憨厚地冲我笑笑。我也回之以礼貌的笑容,一边问道:“师傅,这么热的天,怎么在这里休息啊?”

听他说了才知道,原来他们是物业公司安排过来进行园林绿化养护的工人,小区面积大,任务重,时间紧,几个人住在城南和城东那边,中午来回的话路上太耽搁时间,怕影响工期,于是几个人便提前商量好,每天一早自己带饭过来,中午就地解决,这样既不耽误下午干活,也能得闲稍作歇息。

他说话时声音缓缓的,略有些低沉,脸庞也是黝黑的底色,眼角堆叠着厚厚的皱纹。

有那么一瞬间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那幅家喻户晓的名为《父亲》的油画,仿佛眼前这个人刚从画里走出来一样,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。这个年龄的他,又是谁的儿子、谁的兄弟、谁的父亲?这样的大热天,还要在外面忙碌奔波,真的是不容易。

拿过快递,我从小区门口的水果摊上称了一个西瓜,请摊主用刀划好,然后用袋子装上,一手抱着快递盒,一手拎着袋子走回来。

当我把瓜递给刚才那位师傅的时候,他意外地笑了笑,竟有点不知所措,两只粗糙的大手不自然地背到身后搓着衣角。在我再三催促下,他才接过袋子。

我说:“你们大热天干活也不容易,小区环境搞得不好,大家住得舒心,作为业主小小地表示一下感谢也是应该的。”

他呵呵地笑了,忙着向我道谢。我指指一边还在休息的几个工人小声说:“您也休息一会儿,我就不打扰啦。”

言毕,我便告辞回家。突然间好像也不是那么热了,内心反而充盈着一阵莫名的清凉,连步子也变得轻快起来。



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、喜事、逸事、憾事、糗事……呈现社会生态,反映新鲜生活。

E-mail:951893466@qq.com

